# 美国味道的惆怅

（一）

我默默的熄灭了手里的香烟，轻轻地把阳台的纱窗关好。透过纱窗，望着黑沉沉的夜空，那七颗或明或暗的星真的像一眨一眨的眼睛。回到卧室，望着妻在床上睡得是那样香甜。嘴角还仿佛残留着淡淡的笑容。轻轻的上了床，熄灭床角那盏小灯，卧室陷入了漆黑一片。

合上双眼，今天经过的事一件件在脑海中飞快的闪过。暗自里提醒过自己很多遍了：不要去想再她们，但是那些真诚而可爱的面容却又一一浮现出来。大洋彼岸的你们一切还好吗？分开整整三年了，你们对我的感情还是这样的真挚，还惦记着我们分开那一晚的承诺…………

那是四年前的一个秋天。刚刚从＊＊大学毕业的我，找到了一份很满意的工作——一家美国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市场部，这家公司以生产轿车而闻名世界。由于工作的勤奋我很快被一个美国工程师——皮特赏识，几个月以后我由普通的员工变成了他的助手。

皮特是个典型的美国男人４０多岁，直率、幽默工作起来很是敬业。说起话来声音响亮、滔滔不绝。工作之余常常喜欢约上几个中方同事泡泡酒吧，谈些奇闻异事。几杯啤酒下肚，脸也红了，眼睛也开始发亮，于是那些夹杂着美国俚语的“荤段子”也一一摆上台面。

我那时“初出茅庐”，听得多而“实战经验”少，总是似懂非懂的附和他们几句。偶尔闹出一些笑话，会惹得他们捧腹大笑。

一晚，皮特约我共进晚餐。路上他开始问我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多少，特别是对古董有没有研究。我就把知道的一些随口讲给他听。

进了餐厅，一杯啤酒下肚，他说：“我太太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，也很喜欢中国的艺术品，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。我这个中国文化的‘门外汉’想给她一个惊喜。ｂｅｎ你帮我选一件工艺品好不好？”我当时随口答应下来。

周末我骑车在琉璃厂转了二十分钟，从一个朋友那里弄了一把紫砂茶壶，配上一个古色古香的盒子。看着蛮像那么回事的盒子，我想。凑合吧，就是它了。周一回到公司，我把盒子放在皮特的办公桌上算是交差了事。皮特很是喜欢这件礼物。还对我说，晚上他要和太太烛光晚餐，他太太看到这件礼物一定会高兴的不得了。

秋天的下午过的很快，转眼到了下班时间。当我路过皮特的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这家伙正在对着小镜子打领带。呵呵，这家伙，真会来事！我暗自笑笑走出公司。象往常一样我从电梯间出来，边走边解开领带。

突然我的手一下停住了，目光的焦点全集中在大堂里的一个白种女人身上。红色的套裙、白色的衬衣、黑色的长筒丝袜、黑色的皮鞋。肩上挎着一个手袋。栗色的波浪长发。可惜她戴着墨镜看不到眼睛。不过我想镜片后的眼睛一定是蓝色的，像海水一样蓝。

我知道自己有很严重的恋母倾向，平时对中年的女性很是“关注”。有这么好的猎物，当然不能放过了。于是我放慢了脚步，很悠闲的慢慢向门口踱去。我想当时我真有些失态了，以至于她很快的注意到了我。

当我们就要擦身而过的时候她突然摘下了墨镜。于是我看到了那双美丽的淡蓝色的眼睛。那一刻我做出了使自己都很吃惊的举动——停住脚步，注视着那双美丽的眼睛。整个世界仿佛在那一刻停滞了，我想大概有五秒钟吧。之后我看到她美丽的嘴唇翕动了一下，“ｈｅｌｌｏ”她说。

“ｈｉ”我回应了一句。也许我们都意识到了什么，她垂下了眼帘，我快步走出了大堂。那晚我失眠了……一晚手淫三次…………

（二）

对单身汉来说，想着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意淫是太平常不过的事。当然这种事情来的快去的也快。这不，距我上次遇见那个“她”已经一周时间了。偶尔也会在睡梦中依稀见到她的身影，但我却从未想到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奇妙的巧合。

又是一个周五。匆匆吃过午饭，我回到座位上为皮特准备一份下周一要拿出的报告。给美国人做过事的朋友都知道，他们在工作上的要求近乎于苛刻。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就更要加倍的小心在意。皮特最近很忙，很多重要的数据都是由我帮他一一核对的。